



考研分数线大幅上涨,如何看待

文 | 光明

考研人数急剧增多,当务之急不是给这个数字降温,而是做大蛋糕,显著扩大就业机会,让学生不再那么需要考研。

近日,教育部发布《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》,除少数专业外,今年的分数线普遍大幅度上涨,有的专业涨幅超过10分。记者翻阅近年资料,考研国家线浮动空间基本在5分左右。

分数线上涨是水涨船高的结果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457万人,比2021年增长80万人,增幅为21%。招生录取人数显然达不到这个增幅,2022年院校计划招生人数110万左右,相比去年增加不过数万人。因此,分数线被抬高是意料之中的。

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,考研报名人数为457万,二者的比例接近2:1。不难想象,考研在走向一种“高考化”,成了很多学生理所应当一道必过的坎,考研正在成为普遍的“人生规划”。

毋庸讳言,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人才市场传导的结果。高学历人才增多,把求职门槛不断拉高,学生只能争相考研。研究生教育,“学术研究”的色彩正在淡化,反倒更像是求职敲门砖。考研学生把考上称为“上岸”,这很形象,这说明考研是种刚需——渡过风浪,踏上陆地才有安稳,而不是为了从容不迫的学术兴趣。

每当舆论场上浮现类似话

题,总有声音说社会需要破除学历崇拜,不要都到考研的独木桥上“内卷”,似乎可以靠观念的力量去改变这一切。这大概不现实,如果不要“学历崇拜”,替代选项是什么呢?学历即便不是最令人信服的能力,那也足以加上一个“之一”。学历,至少不会是一个坏的追求对象。

考研分数线大幅上涨、考研人数急剧增多,当务之急恐怕不是给这个数字本身降温,规劝他们“很多工作不需要高学历”,正向的思路是做大蛋糕,显著扩大就业机会,让学生不再那么需要考研。

当然,社会也很难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,比如“我们需不需要

这么多研究生”,这终究是难以精准量化的事。但能确定的是,研究生招生规模不太可能无限扩大,而且单纯追求录取量造成新一轮的“学历通胀”也是无意义的,如果总需求不变的话,届时也会出现新的“内卷”指标。如今的考研状况应该被视作就业市场的信号传导,社会应当想方设法激发经济活力、扩大就业规模,去容纳高素质人才。

我们今天回过头看,大学生从哪来、到哪去,一直是评估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关键指标,其应当放到政策制定的关键位置。当无数学子挑灯夜读、冲刺备战之际,社会保就业的步伐也不能慢下来。

漫活

“开店”陷阱

无需本金、不用囤货、没有风险,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当老板,在家动动鼠标就能赚钱……

近期,一种号称“无货源开店”的广告在一些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兴起。这类广告宣称,只要交几百元就能享受“开店指导”和“内部货源”,开店者通过赚取消费者的“信息差”,从而实现“坐家里收钱”。

世上真有这种美事吗?

高价购买的开店“秘笈”,不过是“盗图抄店”。

新华社发 王鹏作



每周 论语

退休可以是一个新起点

◎王月

“明年就要退休了,我想发挥余热,为山里娃打开一扇通往精彩世界的窗。”为圆支教梦,54岁的陈凝奔赴考场,引发网友点赞。

作为爱岗敬业典型、劳动模范、优秀巾帼志愿者、新时代巾帼楷模,陈凝的名字不止一次出现在媒体上。她罹患类风湿疾病多年,从没耽误过工作,业余时间编校汝州历史文化书籍,组织创办读书会,带动全民阅读,从她的身上你总能看到向上向善的力量。这一次,她为了“帮助山村孩子体悟人生的美好”,以54岁“高龄”参加教师资格考试,更让人感慨不已——为她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,为她希望投身教育帮助别人的爱心。

陈凝的选择,也为城镇退休人员“老有所为”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。退休人员特别是退休教师如果身体条件允许,可以去农村支教,缓解乡村师资不足问题,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化,照顾好“一老一小”。甚至可以通过扶智扶志,助力培养新型农民,发展智慧农

业,接力推进乡村振兴。

全国劳动模范、小学教师周秀芳的支教路是从66岁开始的,为那些渴求知识的稚嫩脸庞,她日夜奔波在贵州、湖南的山路上。之后,她往返于山区和沿海,将长三角上万名市民的爱心一点点搬运到湘西、黔南,捐建了30所希望小学,让400多名贫困学生得到结对帮扶。她还建起了研学基地、爱心驿站,精准帮扶湖南溆浦、吉林延边开展产业脱贫。

参与支教,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。如果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支教,窗户就会越开越多,足以激发出平凡善举的强大力量,为孩子们争取到更多援助。

教育部、财政部2018年发起“银龄讲学计划”,招募优秀退休教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讲学,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用爱播撒希望。我们坚信,选择支教,带去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教育,更是温暖和力量。退休也可以是一个新起点,一个成就他人、丰富自己的起点。

(相关报道见昨天A5版)

批评足球应多些理性的声音

◎雨来

如何看待中国男足?也许最正确的姿势就是批评。

无论大事小事、好事坏事,但凡要找负面典型,准能扯上中国男足。

近日,小品演员巩汉林建议重新制定表彰劳动模范的标准,一时间想到社会上仍有一些为人不齿的乱象,遂剑指中国足球——某足球队年收入千万元,没看到他们进球,完全是给中国人丢脸。

巩汉林虽然未指名道姓,但网友心知肚明,他说的一定是中国男足。巩汉林是个好小品演员,但这番批评与大多数吃瓜群众一样,只是浮于表面的情绪,而缺乏内在逻辑的分析。

不知巩汉林们有没有想过,中国男足不是11人或23人一直不变,从球员组成角度,球队是个变量,但球队的水平并没有随这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,或曰进步。这就像一所高中,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,但考上一本院校的仍不足5个人,那么到底是学生不行呢?还是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行?你朝

学生撒气有意义?

还有很多事实要普及:国足的工资与政府财政没有关系,是俱乐部支付的,也是市场决定的;国足水平不行有多种原因,比如,足协喊着市场化、职业化,却忍不住行政干预的冲动;我国“学而优”的人才培养传统,导致足球注册人数太少……

3月14日,中国男足前队长冯潇霆说:“足球人不是不能接受批评,而是希望外界可以理智地、科学地批评我们的不足。”

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行,需要反思和建设的是学校的教育,而不是一味骂学生。

当然,无论你看不看球,是不是球迷,都有权发泄情绪。球踢得臭,还不能让人骂?问题是,你有权发泄情绪,但情绪也最廉价,它没建设意义。任何人都有批评的权利,但不一定有批评的能力。

足球是圆的,注定有很多观察它的角度。我们理解批评、嘲讽甚至痛骂的正当性,但能不能在批评中多一些健康和理性?